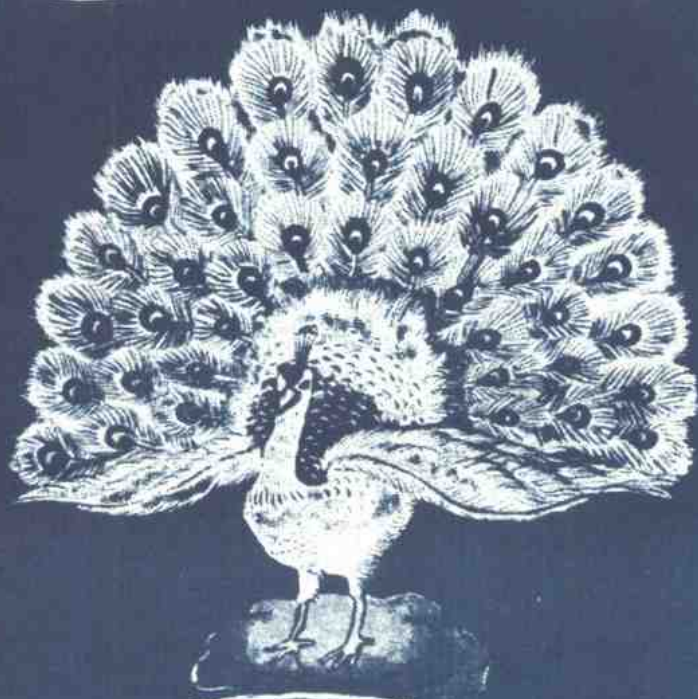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五拾捌期

648072/0204

繡像小說第五十八號目錄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二回 繡像

有理無錢貪官枉斷

山窮水盡故夥輸忠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第二回 繡像

大豪傑幾飽野蠻拳

眞名士擬適文明國

市聲

姬 文

第九回

念貧交老友輸財

搖小攤姦人誘賭

學究新談

第九回 繡像

吳 蒙

魯子翰暢談學務

何新甫侵辱名師

玉佛緣

嘿 生

第八回 繡像

惑青鳥綺齡早世

諷金經玉佛歸眞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十九回

述議院寓意民權

講製造傾心武備

花神夢

血淚餘生

第三回

遭磨折倉皇避難

遇追兵慷慨捐軀

有理無錢
貧官枉斷

縣正堂



法

地

獄

第三十二回

續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山窮水盡故窮翰志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二回

有理無錢貪官枉斷

山窮水盡故夥輸忠

話說鄒必大自從中興第三次滋鬧以後。便曉得這事不妙。與孫氏商議妥當。把些現錢慢慢的運到陸士鳳家去安放。又把自己同叔純開的店鋪。造了些假合同。假帳簿。并歸併據。作爲與閔姓不相干了。就算是剩了四百畝地沒有動。忙碌了好幾天。剛剛有點頭緒。忽聽得打門聲音。鄒必大睡在牀上。叫人去開門。自己亦就跟了出來。一看認得是公差。便讓去客房裏坐。又忙着備飯送下程。差人曉得他有錢。並不滋擾。鄒必大又每人送了十兩銀子。請過牌票看了。央他耽擱一天起身。差人也答應了。必大便去同孫氏說了。一面預備起來。又雇了兩部車子。載着孫氏母子。又把家事。託了幾箇靠得住的人管着。自己騎了一匹驢子。跟着進城。又隨身帶了兩包銀子。到得城裏。找飯店住下。差人便去投到。定於明日早堂聽審。當晚有更把天的天氣。只聽見門口有人問道。史家村上來的一位姓鄒的在家麼。鄒必大連忙走出來。却不認得。那人進

來四面一望。便坐下了。鄒必大便連忙讓茶。又請問名姓。那人道。我姓彭。只叫我老彭罷了。鄒先生一向是在閔府上得意。必大道。我們是老夥。我也成了家。相距不遠。現在也因為他家沒人。時常去走走。老彭道。很好。難得。到底他們二先生說的話。可有點影響麼。必大道。這真是含血噴人。那裏有點道理。老彭道。不瞞你說。我是衙門裏師爺的夥計。現在這件事。二先生已是布下了天羅地網。不由得人不相信。明天孫氏母子。怕要喫虧。必大道。天下事。擡不過箇理去。難道大老爺不問情由。只聽他一面之詞麼。老彭道。你老哥還是三代以上的人。不曉得這裏頭的奧妙。自古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你們這起官司。明明是箇破財的事。譬如二先生拚着化上一千。你們拚着化上二千。就是你們贏了。我是箇閒人。出來瞎說說。要是用到我。我也可以替你們効力。鄒必大曉得這事不對。中興反正拿着不肉痛的錢。譬如沒有的一樣。胡鑽亂塞。當時沈吟了一回。竟回答不出來。老彭道。老哥。我還有一句話。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明日一早。就要過堂。一經官斷。那些家私。可就沒有孫氏母子的了。我看起來。這件事。就是多化幾箇。也很值得的。鄒必大那裏肯聽。只覺得官斷是公平。萬不得偏袒。況且這衙門口的人。最會哄嚇詐騙。又因為閔家的產業。是他同閔老大日積月累。死力經營。不容易聚

得起。看着自然是格外重些。便不把老彭的話當真。瞎周旋了一陣。只答應了三四百塊錢。老彭看得話不投機。也就坐不住了。次日清早。差人便來呼喚。說是官要坐堂。孫氏連忙收拾。帶了啟後。到了衙門口。却還是靜悄悄地。不敢走開。只得找了一塊墻石上坐著。一直等到太陽直了。纔看見有出出進進的人。此時孫氏母子。是又飢又渴。都必大只得買了些喫食送來。給他們充飢。又等了兩三箇鐘頭。太陽已經平西。纔聽見裏面吆喝伺候。好容易巴得官坐了堂。先看見帶了一箇人進去。是在左首小屋裏歇著的。背影一看。髻髻就是中璵。停了一刻。纔聽見傳閱孫氏。孫氏只得同兒子上去跪下。偷眼一看。這位大老爺。年紀已是不小。鬍子也花白了。幸而說話清白。還可懂得。只聽見劈口問道。閱孫氏你爲何把尤家的孩子。來頂閱家的祀。孫氏爬上一步說道。小婦人從前本是尤家的寡居媳婦。因爲這邊大爺在日。沒有兒子。大奶奶想給他找一箇人。不拘是二婚三婚。只要能生孩子。當時俺婆婆家裏窮。只得央人說合。是頭一年四月裏進門。六月裏有孕。第二年四月裏生的。那年大爺死了。就是他成服穿孝。現在大奶奶的事。自然也是他成服頂祀了。所有二爺說是尤家的孩子。這話實在是毫無憑據。而且二爺轉輾設法。謀奪大爺的遺產。已經不是一次的事。求大老爺伸冤。話未

說完。中璵在一旁嚷道。你自己心上明白就是了。總而言之。尤家的孩子。怎麼能來頂閔家的祀。兩邊一遞一句。抵抗了一回。官纔把他喊住。不許吵嚷。便對着孫氏道。這件事。你也不用狡賴。據本縣看來。閔叔純一世不曾生過孩子。或是天闔也未可知。何以你進了門。便會有孕。此可疑者。一年輕的時候。尙且不能生育。等到年紀大了。倒會生起兒子。已無這樣情理。又且。不先不後。剛剛你進門第三箇月。就有了身子。此可疑者。二。既說你會生孩子。何以此後不多生幾箇。一直等到閔叔純死。也不會再添出一箇來。此可疑者。三。爲什麼不生箇女兒。却生箇兒子。此可疑者。四。本縣是明鏡高懸。你不要疑心本縣。幫了你們的二爺。你可曉得。這異姓亂宗。是件大干例禁的事。本縣斷斷不容含糊。從前既有閔仲簾承繼的話。自然是斷他爲嗣。你大爺留下的產業。也就應該給他。你這件事。辦得不好。本應重辦。姑念婦孺無知。也不追究。你自己同了孩子。另外過活去罷。孫氏聽了這會堂斷。急得滿頭是汗。連忙磕頭道。大老爺說的話。雖然不錯。但這孩子。明明是大爺的二爺說的話。更無實在憑據。如何能夠服人。況且小婦人帶着這箇孩子。到那裏去過活。官道。那不能過活的人多着呢。我焉能管得許多。況且既是尤家的種。你就歸尤家去。尤家不收留。你也要想法子過。本縣既經堂斷。是不得

錯的。你如不服。你只管上控去罷。說畢。已是退堂。孫氏弄得沒法。號哭而出。到了外邊。鄒必大是本在這裏聽審。已是曉得了。真覺得一腔憤懣。便是九幽十八獄。無此黑暗。當時隨同他們回店。商議了一回。也沒法子。早已看見中興搖了進來。喊了鄒必大。要同去交割東西產業。鄒必大一大肚子的悶氣。無可發洩。却又按住。慢慢地道。這東西產業。是飛不掉的。我城裏還有兩三天耽擱呢。中興看他神色不對。也不再說。一逕下鄉去。便帶了人。闖到閔家。堵住了前後門。把東西契紙銀錢都點收了。又叫幾箇人把棺材扛出去。到了老墳旁邊放下。蓋了一條蓆子。就算完了。他查點了一回帳簿。不足二萬塊錢。心裏老大疑心。暗道。老人在日。何止這一點呢。難道他們是已經運開了。便對着這些看家的人。問長問短。這些人雖然有點曉得。却很可惡。中興都回說不知道。中興沒法。只得逐一清釐。從此席豐履厚。算是長沙縣的一箇富翁了。却說鄒必大躊躇了一天。不得法子。只得寫信。約了陸士鳳來。會同幾箇朋友。上了一張公呈。剛遞進去。鄒必大託他看家的人。已趕上城來。如此如彼。說了一遍。孫氏一無法子。只有慟哭。鄒必大陸士鳳更是氣得目瞪口呆。捱上三四天。縣裏已是掛了批。鈔來一看。上邊寫的是案已訊結。毋庸多瀆八箇字。大家皺着眉頭。沒得話說。陸士鳳道。這事非得上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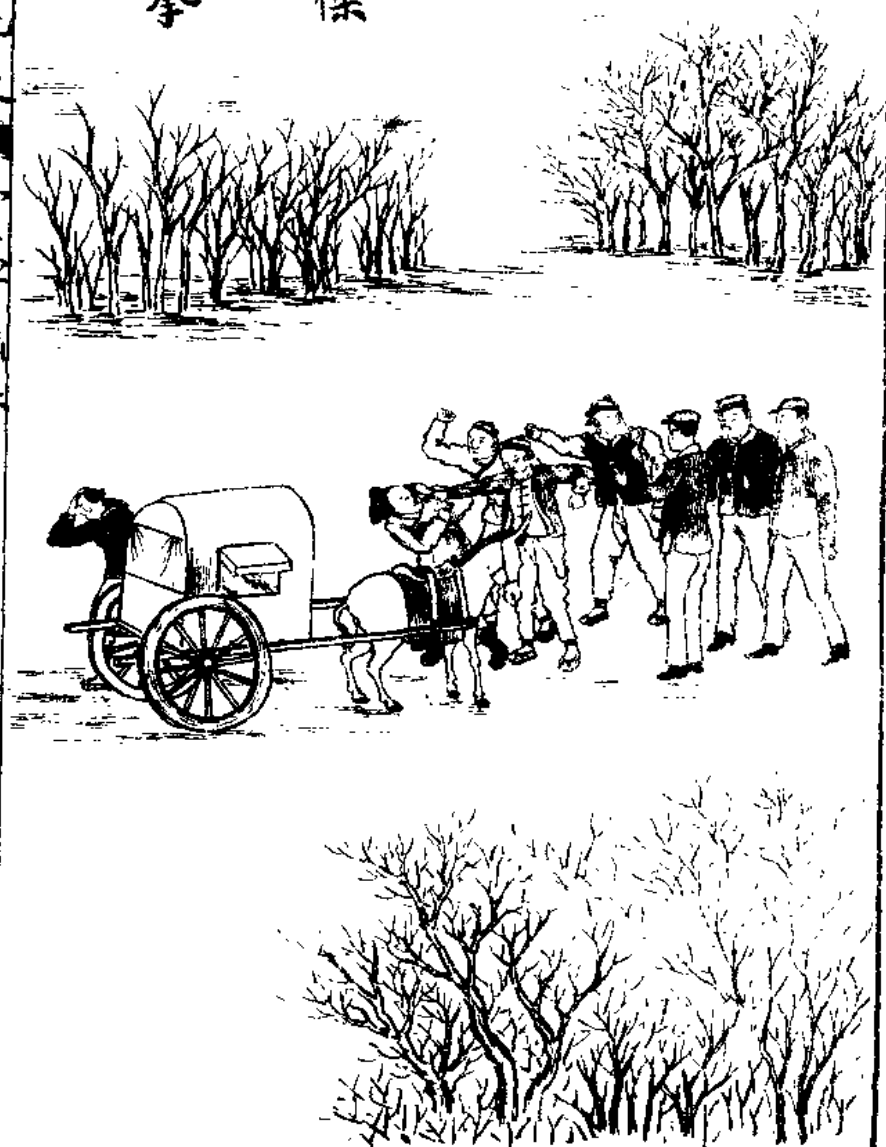
可。鄒必大道。現在那母子還沒有安身的去處。總之你我兩家。都不便住。恐有餘波。怎樣好呢。兩人斟酌一回。纔把啓後的丈人找了來。說明白另外騰出兩間房來住。用度自有先前運出來的陸續支付。只是外面不提罷了。過不到半月。縣裏原差又下來了。爲的是中璵不滿所欲。又告了一張呈子。說閔家的產業。都被鄒必大吞喫了。鄒必大現在捐了一箇五品頂戴。年紀也穀了七十。當時聽得這會事。便依老賣老的。扶着拐杖。戴了頂子。邀了各店裏的管事人。捧着那些造好的假帳簿。假合同。並假分收據。一直到案。這會鄒必大是曉得辣手的了。便不同上次一樣。不肯花錢。等到各處布置好了。過了一堂。又因爲中璵從前答應人家的錢。要打對折。人家憤怒。所以中璵竟是輸了官司。鄒必大歡歡喜喜的回到家裏。等到諸事有點頭緒。便同陸士鳳等架着孫氏去府控。孫氏旣已得所。也不想再爭這口氣。倒是鄒陸幾箇人不服。只得同了啓後一逕進府。化了錢。遞了呈子。等到掛出批來。鄒必大去看了一遍。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氣。原來上面寫得是此案已經該縣堂訊斷結。兩造允服。何得復行砌詞混瀆。不准。大家曉得是照例規矩。只得又切切實實的進了一張呈子。還有陸士鳳諸親友的一張公呈。不上幾日。又批了出來。批的是異姓亂宗。律有明禁。肆口污蔑。法亦難寬。究竟有

無枉斷。敗後是否閔叔純之子。仰該縣再行提集人證。秉公集訊。該氏即率同啓後投縣聽候質訊可也。又批鄒陸的稟道。閔孫氏控閔中璵謀奪家產一案。該生等既係證人。何以該縣集訊時。並不明白稟報。輒以業經斷結之案。砌詞妄瀆。殊爲不合。現在已批該縣重行提訊。該生等迅即回縣投候質證可也。大家看了。面面相覷。只得又替孫氏遞了一張稟求親提的呈子。奉批閔孫氏一再瀆控。具見刁狡。不准。并斥鄒陸等到此。也沒得法。算是死了心。無精打彩的。一同回到家去。必大因爲這件事。是翻不過來。又覺着自己年紀大了。就找了啓後的丈人。當着陸士鳳。又請了幾位公正人。把前頭運出來家資。一齊交還啓後。只說是從前合本爲商。此時不忍他子孫沒飯喫。貼補他的。大家號了字。畫了押。上了帳簿。又候着先後任交卸的時候。上了一張公呈存案。免得日後饒舌。又請了一位有名的先生。教敗後念書。等到啓後重振家門。鄒必大陸士鳳已是久歸道山的了。閔中璵雖是得了這些家私。無如地方上都不把他當人。當面譏諷。背後辱罵。中璵實在站不住脚。便把產業變賣了。搬到外省去住。不知道是安富尊榮。子孫鼎盛。還是飛災橫禍。瓦解冰消。但從此是沒有音問了。欲知還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寫知縣官堂斷語糊塗可笑左傳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是也
鄒必大造假合同帳簿歸併據此是權宜之計不可爲法者也

有錢使得鬼推磨此是不刊之論惜鄒必大之不能從以致二萬金產業盡爲閔
中瓊所有惜哉惜哉是書至此作一小結

大豪傑
歲飽
野蠻拳



真名士
疑適
文明國



第二回

大豪傑幾飽野蠻拳

眞名士擬適文明國

惺 菴

却說穎兒趕到房中。大聲叫喊。來生夢中驚醒。問其所以。穎兒說水沒結冰。爹爹的話。我從今以後。不信的了。來生大笑道。我的話。連你都不信。何況別人。昨兒天氣暖些。所以不會結冰。穎兒只是不信。來生沒法。合他說明這理。從容起來。喫過早點。門上遞過一封洋字信。來生看那封面。知道是同學馮幼安從煙臺寄來的。拆開看時。原來爲着禁用美貨的事。請他去做箇會長。來生心裏。却不願去。只是礙着同學面子。不好不去。算計着來往尙易。預備逛幾天回來。正待寫覆信時。又報沈大人來。來生只得出去會他。季和專爲學堂的事。來訪問他教習的。來生便薦了朱浩如周子履兩君。隔了半箇多月。馮幼安又有信來催。來生整理行裝。僱定驛車。到得煙臺。恰好明日開會。大家仰着馮幼安入會。只見會裏都是體面豪富商人。都穿着綾羅綢緞。見來生到會。大家仰慕他的大名的。自然有一番招接。及至演說時。衆商人也曉得拍手的規矩。不等他說完。一齊拍手。弄得來生欲言又止。那勁兒都使不上來了。只得對他們說道。如今是不

用美貨定了。諸君須要簽名。如若再定美貨。要公同議罰的。衆商人一一答應。都願簽名。幼安大喜散會。就拉了來生去喫館子。頌揚他的演說。來生道。我國的商人。也能這般義氣。甚是可敬。將來團體結合。那怕不能自強麼。不言二人私下慶幸。再說衆商散後。都贊歎莊先生的話。極有道理。情願喫虧。再不去定美貨。內中却有一位商家錢大來。是專做美孚煤油。這一鬧。竟要折整萬銀子的本錢。心中甚是忐忑。這日出外打探消息。只聽得兩人私議道。如今美貨滯銷。我們生意未免減色。一人道。老兄。你請放心。中國人做事。是沒有耐心的。消停一兩箇月。包管大家通用。你休得性急。只怕還要多賺幾文。大來聽了這話。心中甚喜。恰要打聽箇確實。一路跟着他們走去。又聽那人答道。你別這般拿得穩。如今不論大店哩。小舖哩。都遵了公議。貼了箇不用美貨的招子。看來很是齊心。只怕沒有開禁的日子。大來聽他這話。又甚驚疑。又聽得那人說道。你也太呆了。人家不用美貨。干我們甚事。拚着我們不做美貨。去定別的貨便了。難道禁用了美貨。我們就不做買賣不成。不言兩人私議。再說錢大來聽他兩人的話。弄得上志忑。兀自委決不下。只有去找箇知己朋友談談。那朋友姓殷名實。表字數翁。向來販買外洋貨物的。合大來莫逆。這時正在店裏算帳。忽見大來來訪。放下算盤。探去眼

鏡起身相迎問道。許久不見。買賣發財麼。大來且不答言。一屁股坐在那櫃臺裏高檯上道。老數不要說起。我不合做了這煤油買賣。如今大喫其虧。要折幾萬銀子的本。數翁道。你的失本。莫非爲了禁用美貨麼。大來道。正是。數翁道。你快休着急。我還要去做美貨哩。大來詫異道。你爲什麼要去定美貨。難道合銀子爲難麼。數翁道。你不知道。做買賣的訣竅。這叫做人棄我取。你現在看是美貨不值錢。就要賠本。我只道美貨不值錢。正好賺錢。所以要去定美貨。大來道。你也要算是買賣中的妖精了。我實在不懂得這種訣竅。你告訴了我罷。數翁附耳道。我不是說混話。你想我們山東若干府。那能通統連約。只不過通商碼頭。禁用罷了。我們將貨色暗暗運入內地去銷。包你一般好利息。來路倒反便宜。這不是大發財源麼。你那煤油。更是不消說得。容易出脫。我教給你法子。這般這般便了。大來甚喜。二人如法做去。以爲千穩萬妥。誰知這回的事。倒也大家齊心。到處開了演說會。紛紛的禁用美貨。馮幼安處投來的信。不一而足。都是各府商會裏。立誓不用美貨的話。錢殷二人聽這信息不好。分外擔心。不免拉攏同業的人。造出許多謠言。究竟敵不住大家齊心。只索喫虧罷了。這時馮幼安既創了不用美貨的議。得了無數人的誇獎。正在得意。一天出外拜客。走到荒僻去處。突有三箇人攔住。